

通·識·教·育·叢·書

哲學的追尋

陶國璋 著



B-49
2007/

哲學的追尋

陶國璋 著



中文大學出版社

《哲學的追尋》

陶國璋 著

通識教育叢書

叢書主編：張燦輝、梁美儀

◎ 香港中文大學 2004

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。除獲香港中文大學書面允許外，不得在任何地區，以任何方式，任何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。

國際統一書號 (ISBN) : 962-996-156-3

出版：中文大學出版社

香港 新界 沙田 • 香港中文大學

圖文傳真：+852 2603 6692

+852 2603 7355

電子郵件：cup@cuhk.edu.hk

網 址：www.chineseupress.com

The Pursuit of Philosophy (in Chinese)

By Tao Kwok-cheung

General Education Series

Series Editor: Cheung Chan-fai and Leung Mei-yee

©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4

All Rights Reserved.

ISBN: 962-996-156-3

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,
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,

Sha Tin, N.T., Hong Kong.

Fax: +852 2603 6692

+852 2603 7355

E-mail: cup@cuhk.edu.hk

Web-site: www.chineseupress.com

Printed in Hong Kong

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
《通識教育叢書》

顧問

李沛良教授(香港中文大學)
洪長泰教授(香港科技大學)
張洪年教授(香港中文大學)
勞思光院士(台灣中央研究院)
楊綱凱教授(香港中文大學)

編輯委員會

呂大樂教授(社會學系)
周克勳教授(化學系)
梁美儀博士(大學通識教育部)
張燦輝教授(大學通識教育部)
陸國燊博士(中文大學出版社)

《通識教育叢書》總序

今日人類文明，已進入全球化的「知識社會」、「知識經濟」階段，知識成為推動社會發展最主要的動力。耶魯大學學者肯尼迪 (Paul Kennedy) 曾指出，為面對二十一世紀全球社會的來臨作好準備，我們必須注重三大因素，第一個因素就是教育。¹ 當代大學兼具教育、研究和服務社會的多元功能，在知識的保存、傳授、發展、創造和應用等方面，都起着決定性作用。在追求國際競爭力的全球化過程中，大學作為知識傳播、產生的重地，和高質素勞動力的泉源，應該、也必然扮演更重要的前沿角色。然而大學是否只滿足於作為「知識工業」，製造社會經濟發展所需的優質「人力資源」？這問題所涉及的，就是大學應培養怎樣的人才，和大學本身的理念。

上世紀的美國大學，因應學術愈來愈專門化，教育設計愈來愈依從工具理性邏輯的趨勢，率先推出通識教育，目的是彌補專業教育之不足，培養「全人」或「通人」。在理念上，通識教育的價值和重要性一次又一次地備受肯定，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，它不但並未過時，而且受到愈來愈多不同地區的大學重視。社會上許多職業團體，也深覺社會發展日趨複雜，知識日新月異，當前專業教育的發展有越趨深化之勢，從而，學科之間的通攝，行業內工作的運籌，在在需要跨學科領

1. 其他兩個因素是婦女地位和政治領導。Paul Kennedy, *Preparing for the Twenty-first Century* (New York: Random House, 1993), p. 339.

域的識見。因此，擴展學生的視野，培養學生對課程以外的問題探索的興趣和能力，實為大學教育之要務。肯尼迪就曾進一步指出二十一世紀教育的意義「不只是在技術上『重新打造』勞動力，或造就專業階層……它意味着〔使人〕深入瞭解為甚麼我們的世界在轉變，其他的民族、文化怎樣感受這些轉變，我們彼此之間有何共通之處，以及是甚麼構成了文化、階級、國族的分歧。」²這些課題，也正是通識教育希望學生關心、瞭解的課題。不過，必須指出的是，雖然在理念上通識教育不斷被肯定，在實際推行的時候，它卻往往被淡化甚至遭到忽視。有些在亞洲地區致力推動通識教育的大學，便曾有「沒有學生肯花精神去聽」、「沒有教授願意去教」和「沒有人願意去管」的「三沒有」之嘆。

香港中文大學自創校以來，便堅持大學所培育的人才，除了具有精專的知識，配合社會發展的需要外，亦應擁有現代「知識人」的素質：包括對自己民族學術文化有一定的瞭解，對人類知識文化有基本的認識，有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，以及對真、善、美等價值有所追求和執着。因此，通識教育自始即為中文大學學制中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。當然，隨着香港社會的轉變和大學發展的需要，香港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也不斷演變。當初純由書院負責的通識教育，在1986年發展為大學與書院通識並行；其後雖因學制由四年轉為三年，通識學分的要求，或有所減少，但提供通識科目的老師與學系卻不斷增加。時至今日，通識教育可說是唯一由全校師生共同參與的課程。

要確保通識教育科目的素質，確立通識課程的受尊重性(respectability)十分重要：我們必須清楚傳遞「通識並非膚淺、普通常識的代名詞」這訊息。香港中文大學通識課程的教授來自人文學科、工商管理學、社會科學、教育學、工程學、醫學與自然科學等不同領域，他們開設的通識科目都有專業的深度和修養。可是，要將專門學科的研究成果，作出準確而有洞察力的綜合，深入淺出地介紹給沒有

2. 同上註，p. 341.



背景知識的同學，引發他們作進一步的探索與反思，實非易事。怎樣創設與教授優質的通識科目，對老師是很大的挑戰。所可欣幸者，香港中文大學有一群對通識教育具真切的興趣、並認同通識的信念、勇於承擔的老師，在繁重的本科教研工作之外，熱心發展通識教材，不斷提高通識科目的教學質素。

現在大學通識教育部將這些老師的心血結晶編輯成《通識教育叢書》，由中文大學出版社陸續出版，初步涵蓋天文、物理、哲學、教育、文化、藝術、統計、大眾傳播等不同領域。這嘗試一方面可補通識科目教材缺乏的不足，同時也使老師的教學心得，廣為傳播，加強學科專業之間、專家學者與知識大眾間的溝通，並可收同儕觀摩的效果。在此謹祝願叢書的出版，能推動本校的通識教育，百尺竿頭，更上一層。

金耀基
(前香港中文大學校長)



前 言

哲學是一種批判思考活動。批判思考就是冷靜而審慎地考察我們的信念、價值及行動背後的理據。不過，即使最冷靜的思考，背後都隱藏着感情、關懷。

本書是描寫我在哲學的追尋歲月中，所遭遇上的一些人生問題。人生的問題可分為不同的層次：生活解決、知識好奇、美感觀賞、人倫交往、生命安頓等。

生活的解決是現實問題。人有形軀，就有謀生給需問題；它最平常，卻有嚴肅性、哀憐相。人若經歷貧困無援，就領略金錢與尊嚴的關係；本質上，人都可以是一無所有，成為乞丐，乞丐的悲哀，是給養由人，失去自我的尊嚴。不過，人若過於重視現實生活利益，以為享樂為生存唯一的目的，最大的損失，是生命存在的平面化，遺忘了人生尚有其他的向度。

知識是心靈好奇的昇華，人類的文明有賴理性的好奇，不斷追尋真相，引發求真理的決心。但現代社會，過於重視知識，並非完全合理，知識實用化，任何學習，只求有益於出路謀生，知識與真理逐漸隔離。這時代表面上資訊發達，但新一代普遍欠缺文化教養，過度沉迷於上網瀏覽、玩 Icq，找新的消閒玩意。投閒置散的好奇，只會變成無聊的關心。

美感觀賞是移情投入 (empathy)，世界呈現為美。人可以暫時脫離現實的運用關係，將心境投入美感世界之中，從中感受歡愉、激

動、乃至感傷。人只要能閒下來，便會發現大自然或藝術世界的一切，充滿美感的內涵；素來平淡無奇的東西，例如園中一棵小花，天空一片白雲，乃至窗外的漫光，陡然現出奇姿異彩，都使我們驚訝世界的美妙。

人倫交往是人存在的基本性相，人不能孤離存活，他需要與他人共在 (Being-with-others)。¹ 這種共在的結構使人我互相滲透着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形成了社會人倫關係。生命原是飄泊的，來去無常，人倫關係便成了個體最重要的座標。人倫當中有親情、友情之關懷、愛情之溫潤，讓生命暫得一安頓處。可是，人與人交往又是最難之事。每個人都以自我為最重要，但又恐懼寂寞，須得與人交往，在順適時，大家親切靠攏，互相關懷；一旦涉及利益，感情糾紛，彼此以主觀的好惡感受，揣測着他人心意，互相壓逼折磨。一般人害怕與別人有差異，力求合乎社會規範，以緩和自己和別人的差距。當他們發覺落後於人時，就千方百計要迎頭趕上，甚至無端地壓抑別人，來抬高自己。他們往往為着顧及認同的滿足，不斷看風使舵，唯唯諾諾，迎合他人的意見。有真性情者，逐漸厭倦這種人間世中的寒暄恭維、虛情假意。近代許多社會理論，認為社會人倫其實是一種權力關係，只有利害關係的社會結構本身是非理性的；不過，當人經歷過愛與被愛的統合，即體會到人倫仍有親和性，願意努力衝破人我的隔離感。

哲學的追尋最終一定指向終極安頓。人的生命過程中遭遇上任何事物，其最終的結果，都不過是中途之物，都是片面與不徹底的。所謂終極的安頓則是經歷過現實生活磨練，即使涉獵到豐富的知識世界之後，內心仍有所不安，因不安而繼續求問，而冀望追尋生命的真相。所謂生命的真相，最後一定聚焦在人存在本身。而人的存在問題，源於我們在生活途中，遇上各種含糊與痛苦及面臨抉擇的困擾

1. 這是海德格論及此在 (Dasein) 的特殊用語，見 M. Heidegger, *Being and Time*, trans. J. Macquarrie and E. Robinson (New York: SCM Press, 1962), p. 307.

而感到不安。不安促使我們求問，而求問又重新落入知識理論，不斷分化下去，逐漸失去原初的本旨；於是我們面向紛紜雜沓的知識世界，再次喚起含糊的不安感，只有放下知識尋求，要求回歸於自己。換句話說，生命存在其實永遠活在揚棄(negation)的處境，上升下沉交互輪替，內心有一種自覺的要求，冀望革故而不斷更新。此革除故舊的要求，是源自心靈深層的呼召，神秘而不可解。我們逐漸明白，這種不斷辯證地、迴環往返式的進程，是自我的必經途徑，時而內斂，感觸生命的內蘊；時而外放，無止境地汲取新知識以充實自己；時而自覺要放下得失榮辱，回歸平淡自然。

*

*

*

第一章〈哲學的冀求〉中的內容較多感觸，內中有說孤獨感、有描述哲學的本懷、有追尋真理的困擾、有冀望神聖的感觸；因屬感觸，它是第一身的，有追真感，容易喚起存在的陌生感。

我教學許多年，在課堂中告訴同學，我認為哲學是追求真實化的過程。這不是哲學的定義，因為所謂「追求真實化」，並無明確的指謂，亦不判定世上有沒有絕對的真理，它僅僅詮表一種心境態度：人唸哲學，是因為內心不斷湧現一種渴求，總想設法尋求自身與生命間的真正解決，與自身與宇宙間充分的哲學解釋。但甚麼是「真正的解決」，或者「充分的哲學解釋」，自己實在說不清楚。是以我稱哲學為追求真實化的過程，僅僅表示在此追尋中，不為別的，我們只冀盼着一種思想上的自由。

第二章〈知識與存在〉。我是因好奇而思考哲學，所以首先對西方的知識論(Epistemology)產生興趣。哲學內部的知識論是一龐大的理性寶庫，專門研究真理問題，着重釐清知識的性質、思維的基本法則等。近代哲學承着啟蒙運動，為了對抗神權，強調知識就是力量，對傳統哲學提出挑戰，發起批判傳統形而上學(Metaphysics)。自笛卡兒開始，哲學家認真考察人類的認知能力，形成知識論、語言哲學的轉向。近代哲學派別林立，理論紛紜，結構複雜，引發理性作無休止的尋問，令哲學走向專門技術分析之途。

初期接觸知識問題，往往想起科學、邏輯，特別是方法論；它們象徵了客觀性、嚴謹性，成了真理的典範。自己就是從此種心態開始思考哲學的，認為只要有精確的思考方法，確立真假對錯的標準，就能發現真正的哲學問題。不過，原來生命體系根本就不是一套成文的邏輯系統，可以有明確的程序，運用邏輯中的真值表法來步步推理、演算的。當人真的生活過，並且在生活中磨練而終於成熟了，即感受到知識與存在之間其實是有所間隔，人會無緣無故地陷入無所自解之境，愈到後期，對這種完全左腦式的哲學分析，便愈感到思想上的撕裂，體會到有些時候，知識完全無助於解決人的虛無感……。

第三章〈快快樂樂地活着〉。只有人會問為何要活着，他逼切追尋生命存在的意義。

經歷理智好奇階段之後，我自覺到是從生命中的苦樂問題，開始嚴肅思考存在問題。特殊的歷程，在長期病患中，召喚了自己思考生存的價值問題，冀求領受生命解決之途。我由知識論轉入倫理學。

在倫理學 (Ethics) 中，我接觸到快樂主義 (Hedonism)，初唸快樂主義哲學，深受其理論感染，它說：人生就是以追求快樂為目的。當時我想人生存不就是追求快樂滿足，逃避痛苦嗎？好像恍然大悟，認為已經把握着人類生存的目的：一切的追求，底子裏都滲透着求樂避苦的驅使。哲學的工作不外以理性的方式，找出如何活得快快樂樂；當時動念要找到最快樂的生活方式。可惜，事與願違，快樂原來是不可冀求的，它根本就不是一個對象物。

第四章〈自由與終極〉。愈到後來，我發覺到自己唸哲學的目標只有一個，就是要解決死亡問題；正如海德格說，哲學家整生只思考一個問題，我雖非哲學家，但仍願堅持這個理念。二十多年了，我不斷勉力而為，反覆思量如何安立死亡，並視之為哲學追尋歷程中的日程。我始終相信深摯的人生哲學，必要求真正的活着。而所謂真正的活着，並不是與死亡對立；反之，其終究之目標是冀想於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」。換言之，在我們存活的過程中，若有一絲死亡的陰影在旁窺視，而我們又顧左右而言他，說死亡既不可免，就不要憂慮云

云，這仍非真正的活着。對真正的哲學家來說，生命的存在，必待完全安頓死亡，達至樂天知命，然後才算得上是尋求精神生命之徹底安放。

*

*

*

哲學導論書本中，一般會將哲學區分為三個主要部門：形而上學、倫理學和知識論。三者各自有不同的課題，形而上學是求問宇宙的本源、神是否存在、靈魂不朽等等終極性的論題；倫理學是求問善惡、人生意義等價值問題；知識論是分析知識的性質、真理的標準、邏輯等問題。本書並非刻意為哲學導論而寫，只是全書的進程無意間與這三部門契合：第二章〈知識與存在〉是討論知識論問題的；第三章〈快快樂樂地活着〉則是倫理學中的基層問題；第四章〈自由與終極〉是討論人生關懷、終極、宗教等論題，屬於形而上學範圍。讀者可以將本書與其他哲學導論的書交互比照。我相信自己既然曾對人生有所徬徨困惑，亦體會世上不乏與自己的心思近似的哲學追尋者，這裏希望透過自己的歷程及所關心的哲學問題，與讀者互勉。

*

*

*

書中大部分內容曾在《信報》副刊中的〈繁星哲語〉專欄發表過（1998年中至2001年）。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正籌劃出版一系列的通識叢書，這裏特別感謝主編們的誠邀。經過一年多的增刪修訂重新結集，現在的表達方式跟在報紙中刊登的，已經相距很遠，書的內容比較詳備、條理清晰一些。另一方面，十分感謝《信報》慷慨讓出版權，得以由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，特此致意。又在修訂編排工作方面，特別感謝馬斯園、楊秀慧和王翔幾位同學，他們協助打字、校對、補充，使本書得以順利完成。

2004年2月完稿 香港 沙田



目 錄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《通識教育叢書》總序 (金耀基) | ix |
| 前 言 | xiii |
| 第一章 哲學的冀求 | 1 |
| 1.1 哲學何為？ | 1 |
| 1.2 哲學的本懷 | 5 |
| 1.3 明己之學 | 9 |
| 1.4 人的存在 | 13 |
| 1.5 真理的基礎 | 17 |
| 1.6 哲學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| 23 |
| 1.7 孤獨的召喚 | 26 |
| 1.8 孤獨而不寂寞 | 30 |
| 1.9 神聖的尋求 | 36 |
| 第二章 知識與存在 | 45 |
| 2.1 知識的性質 | 47 |
| 2.2 邏輯是甚麼？ | 53 |
| 2.3 科學與哲學之間 | 57 |
| 2.4 經驗知識的方法論 | 62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(I) 歸納程序 | 64 |
| (II) 0與1之間 | 70 |
| 2.5 客觀世界的存在 | 72 |
| (I) 實體的存在 | 75 |
| (II) 事物的本相 | 77 |
| (III) 世界的互倚互持性 | 81 |
| 2.6 方便之餘的煩惱 | 84 |
| 2.7 理性與生命的對立 | 91 |
| 第三章 快快樂樂地活着 | 97 |
| 3.1 人只為着快樂而活 | 99 |
| 3.2 快樂主義的涵蓋性 | 103 |
| (I) 行為的動機 | 103 |
| (II) 快樂的層次 | 106 |
| 3.3 公利主義 (Utilitarianism) | 109 |
| 3.4 快樂主義的盲點 | 113 |
| (I) 實踐層次的盲點 | 113 |
| (II) 理論層次的盲點 | 116 |
| 3.5 價值相對主義 | 121 |
| 3.6 價值相對主義的盲點 | 123 |
| (I) 混淆了心理和精神層面 | 124 |
| (II) 抹殺了思想的發展性 | 127 |
| 3.7 性善說 | 131 |
| 3.8 社教化論難 | 137 |
| 3.9 良知的先驗論證 | 140 |
| 3.10 佛家論苦先於樂 | 144 |
| (I) 生老病死 | 147 |
| (II) 愛別離與怨憎會 | 148 |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(III) 五盛陰 | 150 |
| (IV) 求不得 | 151 |
| 第四章 自由與終極 | 155 |
| 4.1 內在時間 | 157 |
| 4.2 理性與信仰 | 168 |
| 4.3 或此或彼 | 173 |
| 4.4 自我太沉重 | 175 |
| 4.5 蘇菲的抉擇 | 178 |
| 4.6 神之觀念的發展 | 185 |
| 4.7 存在的證悟 | 192 |
| 後記 | 197 |
| 中外人名對照表 | 201 |
| 中外詞彙對照表 | 203 |
| 編者跋 | 209 |



哲學的冀求

你為何會唸哲學？

年輕的同學總喜歡發問這類問題，我總是不太願意回答，我愈到後來，便愈明白要清楚說明一事的因果，簡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，於是想起佛家的一個觀念，稱「業力不可思議」。它是表述生命存在的歷程有無盡的曲折性，並非理智分解所能盡知盡表的，任何事後回溯前因，難免掛一漏萬。業力就是各行為交互作用而引生的影響力；它好像開花結果後孕成的種子，它是果，同時是發生作用的因；因因交織，因果相連，無窮無盡，就使我們難以明白為何「我」偏偏如此如此，為何事情單單的這般發生，要追問其中的因緣，往往是徒勞無功。這觀念正好揭示了人生途程的茫昧本質；莊子在《齊物論》中就有感而說：「無適焉，因是已」；不要再枉費精神追問下去了，當下就停止吧！不過，知其不可為而為之，我願意做一點綜合工作，談談這二十多年來，在哲學追尋中得着的一些絮語靈感。



1.1 哲學何為？

哲學有甚麼意義呢？唸哲學許多年後，得到了一點小結。



人所以在哲學中追尋，是要求透過一種理性的態度，試圖跨越現實生命與理念式的人生境界之間的鴻溝。自知此途是費力的，甚至可能徒勞無功，在茫然而無所確定的處境中摸索。或者，說得確切一點，我們所以學哲學，可能是在一不可知的力量的推動下，以有限的能力與努力，奔向一可預期的理想人生境界；但是，另一方面，他也可能是全然盲目，匍匐而前行，並無任何真正的鵠的可言；我們可能在整生的追尋裏，只是進行了一回「觀念的冒險」(adventure of ideas)。

我愈來愈相信，哲學家寫作的時候，並無意創立一嶄新的哲學名相，或要在哲學史中佔一席位。比如說，康德(Immanuel Kant)的《純粹理性批判》(*Critique of Pure Reason*)一書，確實開拓了人類的知識視野，影響了近代哲學的方向；但我內心相信，他寫作的時候，正是面對自己內心的茫然，是一種自我的追尋。當他思考人類知識的定位的時候，反覆思量而斟研的批判哲學，是冀求解決那龐大而無法逼近的存在於萬一。我們面向真正的哲學論著，往往感到哲學家的寫作，大多是屬於一種自我對話，為的是回答內心的疑惑。他們雖然經過專注的思考，甚至付出了整生的精力，仍是覺得自己的理論差強人意，跟存在本身隔着不可踰越的鴻溝。

哲學雖然是追尋確定性，卻敏感於自我的獨斷，獨斷就是反思維。原來當我們真正有能力超越於一切個別的媒介物，而從事於此充實之存在的尋求時，首先發覺人的知性限制；那存在着的世界，好像橫亘於前而難以接近。因為真理並非是某一門的知識，哲學家是要達至整全的知識，因此不能憑藉一股情緒或盲目的信念，輕易判定結論。哲學的本質是發現本源的問題，或問題的本源，它要求精確的方法，有系統地向目標邁進；而精確的方法既屬理性的批判，更深層的，它同時包含了心靈的修養，即真實的面向自己之能知、所思、所感。哲學工作者最先要的信念，並非一定要獲得真理的內容，而是在任何處境中，我們都不能自欺，保持心靈的開放性。

有些時候，我們喜歡將哲學跟宗教作比較，因為二者有共同的方